

那串红红的糖葫芦

孟昭峰(济南)

一到过年,脑海里总会浮现出那串红红的糖葫芦,那甜滋滋、酸溜溜的滋味,仿佛在记忆的胃里扎了根,怎么也忘不掉。

儿时最盼的就是过年,能穿上平时舍不得穿的新衣裳,吃上平日里少见的好饭菜,还能收到亲戚们给的压岁钱。正月十五前,乡下热闹得很,走街串巷的商贩吆喝着“糖葫芦”“荸荠”“花生”,勾得孩子们直咽口水。

一天,村里来了个卖糖葫芦的老头。他扛着根长棍,棍头绑着一大圈麦秸,上面插满了红艳艳的糖葫芦;棍子另一头安着个三角木架,走时扛肩,停下支地。山楂圆溜溜、红彤彤的,外面裹着一层晶莹透亮的糖衣,阳光一照亮闪闪的,老远就能闻到一股融化的糖香。糖葫芦分长串和小串,长串十三颗,卖一毛五;小串八颗,果子小些,卖一毛。老头不紧不慢,拖着调子吆喝:“卖——糖——葫——芦——喽!又香又甜又酸的山——楂——葫——芦!”那起伏的声调,成了年节里一道温暖的风景。

我的老家在鲁西平原,山楂本是稀罕物,平日根本见不着,偶尔去大队卫生室,兴许还能看见中药柜里干瘪的山楂片。孩子们围着老头挪不动步,眼睛直勾勾的,却都舍不得掏钱。眼看他快走到我家门口,我实在馋得忍不住,冲口说:“大爷,我买!您等着,我回家拿钱!”

我急匆匆跑进屋,从褥子底下翻出属于自己的“小金库”——都是过年攒下的压岁钱。我们那儿,过年最盼亲戚来,长辈一进屋,我们就赶紧磕头拜年,还麻利地抱捆豆秸在堂屋烧起来,给

他们取暖。长辈一高兴,就会递来压岁钱,多则块儿八角,少则两三毛。最盼随母亲走娘家,姥姥给的总是最多,有时能有好几块。压岁钱我从不乱花,攒到一定数目就交给母亲,她拿走大头贴补家用,留下零头让我自己支配。

我数了数,压岁钱加上之前的结余,一共一块七毛,一分没动。开学要交一块钱学费,还想买支两毛八的圆珠笔——同学们都在用,写字流利不用削,我羡慕了好久,之前攒的两毛还差一点。这样算下来,还能剩四毛多。花一毛钱买串糖葫芦尝尝?我咬咬牙,豁出去了!

攥紧钱冲出门,我买了串小的,四下张望没人,赶紧溜回家。晚上,我举着糖葫芦让母亲尝,她推说怕酸不肯吃。我躲进自己屋里,把糖葫芦一颗颗小心地退下来,放进一个带盖的纸盒里。只留下最后一颗,轻轻抿了一口——真甜。含在嘴里慢慢咂摸着,越来越甜。到底没舍得咬,又拿出来用纸包好。第二天,忍不住又拿出来舔了几下,红亮的糖壳渐渐薄了,露出里面深红的山楂。试着咬了一小口,酸得我眯眼龇牙,可那酸里裹着的甜,比野地里长的“酸酸菜”要好上百倍。我一点点地啃,半天才吃完这颗“宝贝”。

剩下的七颗,我打定主意细水长流。每天只允许自己舔一舔、抿一抿,偶尔咬上一小口。就这样,一串八颗的糖葫芦,我竟吃了整整十六天,差点吃出了正月。

那串红红的糖葫芦,就这样串起了六十年前泛黄的时光,也串起了我此后岁月里,再未尝到过的、浓浓的乡愁。

纸上容颜

白雪(浙江)

寒风掠过南关厢
梅香随晨风流淌
新草破土翻涌着芬芳
鼻尖轻触暖意漫过了寒冬
漫步在五颜六色的彩灯下
你的身影仿佛一直在眼前
我想伸出手揽住
这片刻的温暖
我每天守在老地方
执笔不停描摹 一笔一画
都是初见时你的模样
北方的你
何时能踏着风尘归来

诗乡怀风

顾玉平(上海)

怀一缕风,载着民谣
漫过村口的小桥
老腔漫过,眉梢的寂寥
韵脚沾着青青禾苗
浅唱,拂去岁月尘嚣
把故土念成心头谣
岁月沉淀,成了韵脚
初心,未曾变老
文脉,随风轻轻飘摇
诗乡韵致,岁岁难消
风里,藏着永恒的绕

冬阳来信

董跃涛(广东)

风放缓脚步,暖阳斜趴在袖口
等我呼的热气,撞进它的怀抱
温一壶老酒,和光碰杯
让暖意顺着喉结慢慢下坠
它说要解冻所有疲惫
枯树枝也该从沉睡里醒一回

我伸手接住,叩门的碎雪
那是冬藏的星辰
凛冽里,也能开出柔软的芽
它落在时针的刻度上
时间披了层糖
阳光把每一秒都烘得滚烫
这个冬天,连时间都浸着暖香

故乡的冬天

彭芑(内蒙古)

风是一把枯沙
将岁月磨成一条条冰凌
土炕的余温,正在融化它

快乐的童年

李师民(济南)

我出生的佛峪村,蜷在泰山北麓山区的褶皱里。石头屋像补丁缀在山坳,日子是共同的清贫。我们的快乐,得从石头缝里自己冒。

最让我们血脉贲张的,是“打瓦”。这是孩子们的“必玩项目”,不用花一分钱,却能玩出千军万马的气势。

“战场”就在打谷场。双方各围成一团,手掌叠在一起,用力向上一托,爆出一声“胜!”二姐姐扬起沾着草屑的手,袖口的毛边在风里抖。她代表的“红队”和我带领的“蓝队”蹲在场地两端,八双眼睛盯着中间那一溜立着的石瓦,像盯着战阵的将旗。

狗蛋把石片在衣襟上擦了又擦,哈口热气:“看我的!”他弓背如猎豹,手臂一甩,石片贴地飞出,“啪”地撞倒目标,尘土迷了二姐的眼。“犯规!压线了!”红队的石头跳起来。我蹲下用石片比量,黄土上果然有道模糊的擦痕。狗蛋骂骂咧咧,我拽住他:“别急,看我的‘甩’关。”

我拇指抵住瓦片背面的凹痕——那是在玉符河源头寻的石灰岩,亲手敲磨成巴掌大的椭圆,边缘平整如半圆。手腕发力,石瓦旋转飞出,像出鞘的

飞刀,在离目标三寸处突然弹起,“啪”,将对方的瓦撞出半尺。“好!”卫东蹦起来,草鞋甩到了槐树上。

“啪啪”的撞击声、“噗噗”的落地声、“棒棒”的呼喊声交织,尘土飞扬。我们趴在石瓦上瞄准,甩石,全然不顾一脸汗土冲出的沟痕。游戏有二十四关,从简单的“丢”“小片”,到刁钻的“膝窝”“盯腿滚”,直至考验精准的“左眼”“右眼”,最终是至高处的“头顶”(我们叫“头芯子”)。每人一块“瓦”,过关斩将,先登顶者为胜。那是我们的兵法,我们的江湖。

此刻,我把那片最恋手的、带着月牙缺口的淡绿色石瓦放在台灯下。它在光下泛着微光,那些刻在石头里的童年密码突然清晰:远去的童年,肚皮露风,鞋跟拉着,但那些在尘土里蹦跳的快乐,历历在目。二十四关的规则里,藏着山里孩子的生存智慧;尘土飞扬的战场,写满了平凡日子英雄主义。

当城市的霓虹淹没星空,我总想起齐长城下的月光,想起那些用石瓦丈量的时光——它们曾是我们的武器,我们的勋章,我们穿得只剩下快乐的、最坚实的证据。

